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三

人部十二

父友　薦友　思友　過友人　患難友　擇交　絕交

父友一

增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又曰父之齒隨行　又曰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矣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避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注變顏色則不可　又曰父之執可以

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

父友二

增高士傳曰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内足於財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魏書曰陳羣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魯國孔融與羣父紀交又與羣交

晉書曰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少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袤父泰友善撫養袤如已子　南史曰劉孝綽年十四父繪掌制

誥常使代筆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

父友三

增候問 交游合璧事類陳蕃少時閒居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北齊書邢邵字子才河間鄚人父虬魏光祿卿邵少時有才思為河間邢邵所賞邢與子璋交游嘗謂子璋云吾以卿老蚌出明珠

途遇練裙 坐被道服南史梁任昉字彥升子四人東里西華南容北叟皆無術業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冬日西華著葛帔練裙生平舊交莫肯相卹道逢劉孝標泫然驚曰我當為汝作計乃作廣絕交論刺其舊交 聞見録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副頗慢公公不為較俄潞公代魏公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

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

原不為梁松禮　願與阿戎譚

漢書馬援疾梁松候之拜牀下援不為禮子孫曰松尊貴大人何為不禮援曰我乃其父友也　晉書阮籍與王渾友渾子戎少籍二十歲每見戎盡日而去謂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譚

增世交參朝之友　崔孔之交

左傳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後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祖父建少游長安時崔篆仕王莽為建親愛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焉

世舊之情　通家之好

唐書嚴武以杜甫世舊待甫甚善　柳子厚送崔羣文予與崔君有通家之好

父友四

增泣撫其子 春秋外傳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 後漢書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于長垣澤其父執謂之曰二千石子而牧豕縱子無恥奈辱先君何

收養其兒 又曰處士樊英有鄰人子止英家每醉呴呼弟子陳寔問之英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

不奉遺教 晉書解系字少連荀勗諸子謂曰與卿為交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遺教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慚

教育兼成 閩見錄韓魏公少善尹師魯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在襁褓至長魏公聞於朝命之官公判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所為或過舉公掛師魯像哭之朴亦早死

嫁其二女 墓志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友善彭年客死于京奎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嫁其二女焉

父友五

增詩唐劉禹錫送同年子張盥詩曰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今成一大夫坎坷愁風塵長裾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悄然傷我神依依見肴睫默默含悲辛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辰三十二君子齊飛凌煙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凋淪况今三十歲閲世難重陳盛時一已過來者日日新不如搖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璜霜餘識松筠肅機乃

獨秀武抱一絕倫爾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成賢必念舊保節在安貧清時為丞郎氣力侔陶鈞乞取升斗水因之雲漢津

薦友一

增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彚征吉　禮記曰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久相待遠相致其任舉有如此者　家語曰行修而名不章友之罪也　文選曰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

薦友二

增史記曰管仲因於堂阜鮑叔薦於桓公　漢書曰魏其侯灌夫二人以友善相引重　通鑑曰劉先主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龎士元也　晉書曰桓温與庾翼友善相期以寧濟之事翼薦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勿以常人遇之

薦友三

原蕭朱 王貢 上蕭育朱博事下王陽貢禹事俱見交友類

增讓友改官

感恩訪舊 宋劉錡與李常友善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願先薦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遂並薦之 元史陳旅游京師翰林侍講虞集見其所為文嘆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歷官國子監丞旅每感集為知已集歸田數載旅不計千里訪集於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平生益友也

薦為僕射 擢以拾遺 漢書鄭崇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為大司馬薦崇擢為僕射 唐書蕭昕河南人開元中首舉博學宏詞授陽武簿後選左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之則為幽谷一叟耳明皇擢鎬拾遺後為將相

與同分義 獨賞風標 海內先賢傳潁川鍾皓字

李明為郡功曹時陳寔為西門亭長皓與同分義皓辭公府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也

下陸機戴淵事見前交友類

文舉之升一鶚　陶洪之拔二龍

上見孔融薦禰衡表　吳志漢末陶洪薦劉繇欲令舉茂才剌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劉岱字公山繇兄也

薦友四

增表漢孔融薦禰衡表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

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

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寳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兎騕褭絶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增書呉魯肅薦龐統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

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周瑜薦魯肅書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

思友一

增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又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　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又曰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思友二

增世說曰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㢘爾　語林曰嵇康素與呂安友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本事詩曰元相公稹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京與名輩游慈恩寺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至褒城亦寄夢游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院裏游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若合

符契白有感夢記備記其事

思友三

原停雲 落月陶潛詩序停雲思友人也 杜甫夢李白詩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憂奕奕 思悠悠詩未見君子憂心奕奕 又曰悠悠我思 增夢尋高惠

思繫許詢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見敏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世說劉尹日清風朗月令人輒思元度 歌成黃鵠 餞託

白雲蘇武贈李陵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謝朓辭隋王牋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

深 三載千秋 幾年一面李陵贈蘇武詩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 杜少陵

送敬使君詩幾年一會面今日一悲歌少壯樂相得歲寒心匪他

墜雨驚風　暮雲

春樹謝朓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來暫贈石崇詩翁如翔雲會忽若驚風散　杜甫春日憶李白詩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

思友四

原見容輝古詩夢想見容輝

增天各一涯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一天涯道里阻且長會面安可期

金瓶落井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李白詩金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歎復坐思

一別三春杜甫贈王侍御詩一別星橋下三移斗柄春

十日不見杜甫偪側行偪側復偪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

憐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顔色

聚散十春 杜甫別蔡著作詩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

夢想三年 韓愈贈元協律詩寤寐想風采於今已三年

思友五

原詩漢梁鴻思友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髙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兹 增魏曹植詩曰髙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原晉曹攄思友人

詩曰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嚴霜凋翠草寒風振纖枯凜凜天氣清落落卉草疎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情隨玄陰滯心與回飈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精義測神奥清機發妙理自我別旬朔微言絶於耳褰裳不足難清揚未可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陶淵明停雲詩曰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又曰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閒飲東

窓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又曰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又曰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梁王僧孺春日寄鄉友詩曰旅心已多恨春至尚離羣翠枝結斜影綠水散圓文戲魚兩相顧游鳥半藏雲何時不悯默是日最思君　增宋謝朓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定佳期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唐羅鄴寄友詩曰秋庭悵望别君初折柳分襟十載餘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多是隔年書攜尊座外花空老垂釣江頭柳漸踈栽得詩憑千里鴈今年寧不憶吾廬

增書唐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四月十一日夜樂天白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况以膠漆之心置於吳越之地進不能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攣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

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病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待書悲哉微之于我也其若是乎又覩所寄聞僕左降詩曰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窓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計足下久不能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韻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

堂中山窓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
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巖猿谷鳥哀鳴
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陳念此際暫生餘習所
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
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
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
首

過友人一

增毛詩曰惠然肯來　又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莊子曰夫逃虛谷者聞人足音則跫然而喜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乎跫人行聲小聲曰謦大聲曰欬

過友人二

增淮南憲王傳曰子高乃幸左顧存恤左顧猶言枉顧古之長者居右少者居左長者顧少者故曰左顧　又曰漢薛宣為丞相朱雲往見之宣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　潛確類書曰郭林宗見友人范

逵至夜冒雨剪韭作湯餅今洛人皆效之　魏志曰山陽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貌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予之　明語林曰何文肅喬新景泰進士知温州夜乘小艇訪虞徵君原璩坐久索飲村居無所覓何曰雖酸醅亦可乃出新醞一瓶共酌劇談竟夕而别時稱何虞醋交　又曰劉尚書麟每退食如坐

禪室楊閣老石齋過之見雙藤依户飄香載道歎曰此與東牟劉榮祖何異晚歲欲樓居力不能營文待詔為繪神樓居圖遺之騷人墨客爭為題咏

過友人三

增剡水乘舟　豫章設榻 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乘小舟詣之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戴　後漢書陳蕃初為青州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為一榻去則懸之　易衣改席　白飯青芻 南史羊欣嘗詣謝鯤謝易衣改席然

後見之欣由此益知名　杜甫贈賓侍御詩肯訪浣花老翁無為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原

會造嵇康　達過陶侃　世說嵇康夏月于大樹下鍜向子期佐之鍾會結客同造之康視鍜如故旁若無人良久不交一言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大恥之遂深怨恨

下陶侃母事

過友人四

原

飲酒　左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注武仲多智人謂之聖人

造請諸公　張湯傳造請諸公造至也詣也請謁問也

千里相期　後漢書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劭字元伯為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

孺子焉共刻期日後期至元伯具白母請設饌侍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深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彌日信宿 漢書郭林宗別傳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黄叔度乃彌日信宿

昔枉光塵 應休璉詩自昔枉光塵結言固始終

把臂林皋 古詩把臂入林皋

高駕徽言 李白詩多君枉高駕贈我以徽言

過友人五

增詩唐李賀高軒過詩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

增書魏應璩與滿炳書曰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佚生

納顧於彝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謝安與支遁書曰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韓愈荅張籍書曰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得遂所圖豈惟吾子之不棄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

患難友一

增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禮記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又曰患難相死　周禮注曰任信于友道恤憂患也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患則死之　諸葛武侯曰歷險夷而益固

患難友二

增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飲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

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戍子於是迎其妻子還隔宅而居之　晉書曰元帝時應詹為建武將軍家富於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後又遭饑疫客游洛陽素聞詹名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為之婚娶置宅與居又薦於帝以至顯官詹卒泓制朋友之服追趙武嬰杵之義祭詹終身　類書纂要曰錢應高溧陽人景定中寇陷建康時故人趙淮宿其家為寇執應高聞淮死追之不及乃哀號投荆溪而死　又曰陳大年字彦求貢

辟雍同舍生陳仲防患疫人皆避大年曰疾病相棄豈友誼耶為召醫仲防瘥曰彦永眞生死交情也

患難友三

增左杜　殷顔

綱鑑周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九復而王不許曰汝别君而異友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舊唐書趙煜性孝弟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顔眞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天寶中語曰顔殷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誼敦友道也

看疾　求醫

世說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賊攻郡友令其去

巨伯曰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至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身代賊義之遂班軍而退

宋侯可字無可華陰人少與申顔為友顔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顔卒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歛而可至撫之乃瞑顔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營計鬻衣相地卒葬之一日可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索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可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遂盡與之

寄縑以祠

援琴而鼓

上王丹事見前訓子類琴操其思革子户文子叔術子三人為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俱往見之卒逢飄風暴雨俱伏于空柳之下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子以革子為賢推衣糧與之革子固辭二子曰子不我受俱死何庸乎于是革子受之二子凍餓而死其思革揭衣糧而去往見楚王王知其賢饗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乃推樽罷樂升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曲

委書枢

上　賣餅市中 後漢書范式嘗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吾歿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適巨卿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拜哭為死友乃營護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于柩上哭別而去　魏略趙岐字臺卿藏匿避難賣餅市中孫嵩見岐非常人呼而問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上堂饗之極欣藏岐複壁中

代行絕域　往訪循州 類書纂要狄仁傑為并州法曹與同僚鄭崇質友善崇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請代之有詔免行　蘇文定集宋巢谷字元修四川眉州人舉進士二蘇在朝未嘗一見及謫嶺海谷徃訪轍握手相泣又欲徃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曰谷于朋友之義無媿髙恭而前遇存保後遇余兄弟也

患難友四

原不恤之刑周禮八刑六曰不恤之刑

增併糧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相與為死友欲仕于楚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度不俱生乃併衣糧與角哀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禮葬之

望門投止綱鑑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從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耑取仁義篤曰今欲與明公分之明公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

原不救繫獄漢書申屠蟠友人馮雍繫獄豫州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之蟠不行曰黃子琰為吾耶未必合罪如不用雖言何益琬聞釋雍罪

與汝偕死吳範事詳前交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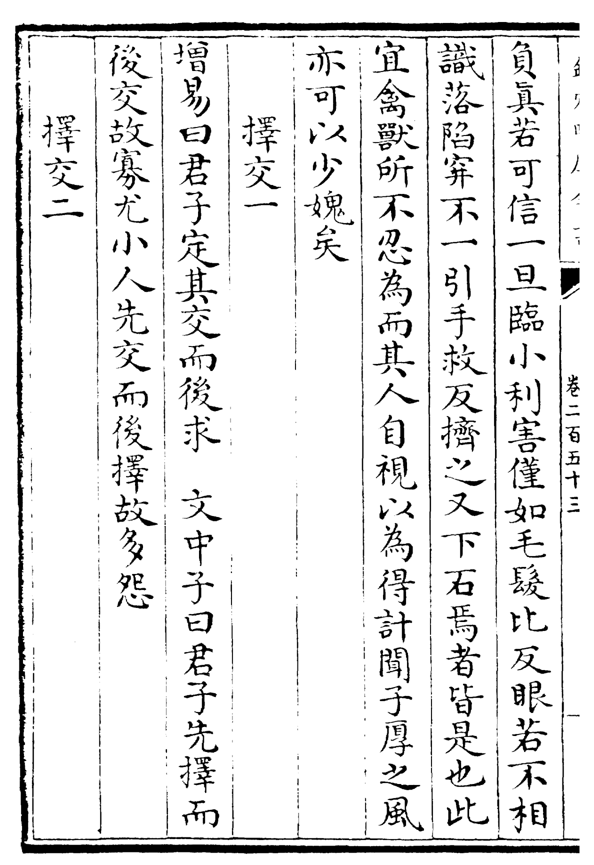
增以柳易播新唐書劉

禹錫貶播州柳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為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得改連州

日陪屨杖史黄庭堅謫宜州與零陵蔣湋相友善時庭堅名在黨籍中士大夫畏禍不敢往還獨湋日陪屨杖次年庭堅召還未行疾作湋往見庭堅大喜握手曰身後事託君矣及卒湋為棺歛具舟送還

患難友五

增誌銘唐韓昌黎柳子厚墓誌銘曰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生不相背



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擇交一

增易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

擇交二

增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狄道人博學未嘗書刺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遯　荀氏家傳曰荀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儁傑粲卒至葬夕赴者千餘人皆同年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魏志曰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温承求交吳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雄士往者將軍

稱之不輟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遽感其言復與周平　唐書曰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擇交三

增閉門　異席 續漢書趙典閉門却埽非德不交六帖楊仁辟司徒桓虞府掾朱章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

原郭詣仇覽　王拒陳遵 後漢書仇覽字季智太學中與同郡符融比宇常自守不與融言融奇之曰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使人游談其中乎融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詣之遂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　又曰陳遵欲交王

丹丹拒而不許

增不交名士 辭友貴人

齊春秋王僧祐字喬宗亭然獨立不交當代名士王思遠之徒託意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與侯伯未嘗與一人游焉 後漢書曰張霸遷侍中虎賁中郎將鄧隲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逡巡不荅衆笑其不識時務

清身潔己 簡質純彝

上解系事見父友類 梁書庾說字彥實新野人也性純彝簡質罕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拒而不許

傅嘏辭交 嚴遵却友

世說何晏鄧颺夏侯太初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因荀粲說合之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鄧颺何晏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名利而內無關鑰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哉後皆如其言 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人也揚雄少從之游數稱其德李溫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矣卒不能屈王

鳳請交不許歎曰益我財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許時人服之

恥交兵子意薄司空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與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孔明謂巴曰飛雖武人愛慕足下足下雖天爵高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世說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柏之志尚存

必交長者惟友名流　唐書張巡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　又孔緯多與有名者游

擇交四

原末之許　後漢書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荅謝霸子曰大人方顧交驩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增服其裁量　世說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惟不詣陳

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躬耕林藪 晉陽秋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林藪桓溫平蜀上表薦之

交皆名士 唐書鄭絪善屬文所交皆天下名士

名士風儒 又曰蕭俛非名士風儒不與游以清操顯

輕襞衣裾 世說琅邪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襞衣裾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能交豪傑 唐書孔述睿少修潔能交當時豪傑

游皆豪俊 彙纂韓滉幼有令名所游必天下豪俊

擇交五

增詩唐孟郊審交詩曰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且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絶交一

原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詩注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增樂毅曰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　江乙曰以財交者財

盡則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

絕交二

增史記曰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戹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己也知己而無禮固不如縲絏之中　原漢書曰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相慕之誠後相背之戾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增東觀漢記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為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原世紀曰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友後遂不終

絕交三

原喪朋 **責友** 易東北喪朋　史記酈寄與呂祿善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于北軍周勃等令劫寄父商使寄紿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勃等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人以酈寄貴友

從好 **流言** 漢書孔僖曾祖父子建與崔篆交篆勸仕王莽建曰吾有布衣之戀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　禮記久不相見聞流言而不信

割席 **署門** 上詳交友類下翟公事詳交友類

朱穆論 **嵇康書** 漢書穆字公叔疾時交游不篤輕為棄絕故作絕交論　晉書山濤為三公舉嵇康自代康聞與書絕之

增徙居合浦 **託契燉煌** 通鑑毋將隆為都尉王莽慕與交不甚附之莽秉政徙居合浦　三國春秋李嗣與燉煌太守李暠結刎頸之交常以宗族託

曷曰我身猶子身勿為疑也及後曷反為嗣所搆曷深恨之

責為郡吏　恨奪黄門　東觀漢記梁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為臣及友為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　魏志鍾繇傳王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友善黎奪其黄門郎於是恨融與黎亦不終

恐其薦已　諷以絶交　袁淑貞隱士傳鶡冠子隱居山林衣弊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嘗師事焉煖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煖絶焉　徐廣青箱記相國掾□調有盛名同郡任覽與調友善鄭袤謂覽曰調奸雄必以禍終子宜絶之後調果敗

絶交四

原如遺　詩棄子如遺

思怨　又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棄子　子皋曰朋友不以是

棄予

又相謗也 傳樂欒與萊弱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增富貴易 漢書富貴易交亦人情耳．

前交後絕 新序吳有士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取之出乎道而後知其夫吾也輟行辭曰吾義不同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以安肆志不以危易行吾今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吾因子而生不若拘而死閭閻之命吏釋之胥鄙辭曰吾義不因於譚夫吾故免也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致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上愚不可以事君吾吾行虛矣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遣弟離婚 齊書初劉巡與祖班以文義相得結陳雷之契又為聘班之女班之將免魏彥深等也先以告巡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彥深等豫知之先自申理班由是疑巡告其所為及班被出巡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

解裳自隔 天中記劉璡與

友人會稽孔湯同舟於塘上遇一女子湯目送之曰美而豔璡曰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

請絕 類書纂要陳璀初與蔡卞交後見卞奸邪遂請絕

絕交五

原詩漢朱穆與劉伯宗絕交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棲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

原書魏應瑒報龐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中宿子

衿之思起於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皋蘇在側悒憤不逞秪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為刺也值鷺羽於宛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佼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觀聽亡聲名於知友者也

晉嵇康與山濤絶交書曰柳下惠

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

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揺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

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耶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

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顧守陋巷敎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增唐張九齡書曰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

原論後漢朱穆絶交論曰世之務交游也甚矣不敦於業不忌於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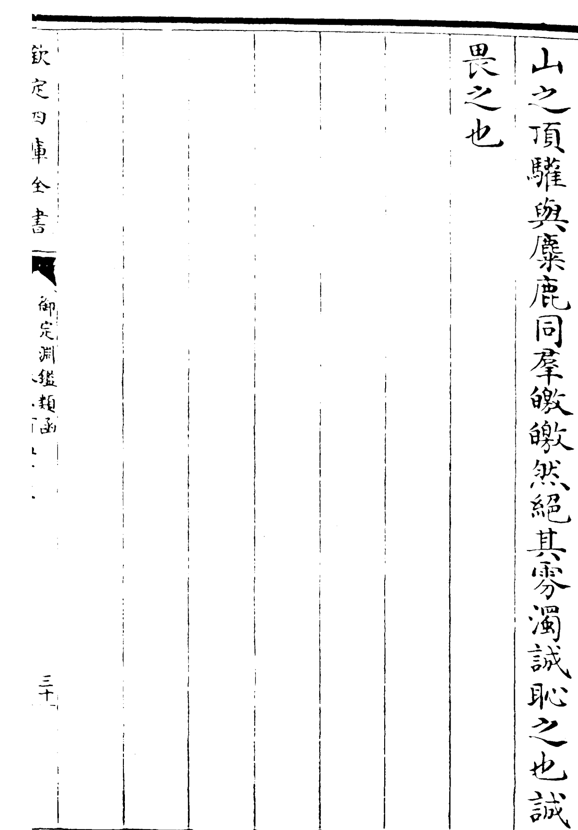
私重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凌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寒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

不望景星奔藉響川騖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搢紳羡其登仙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黄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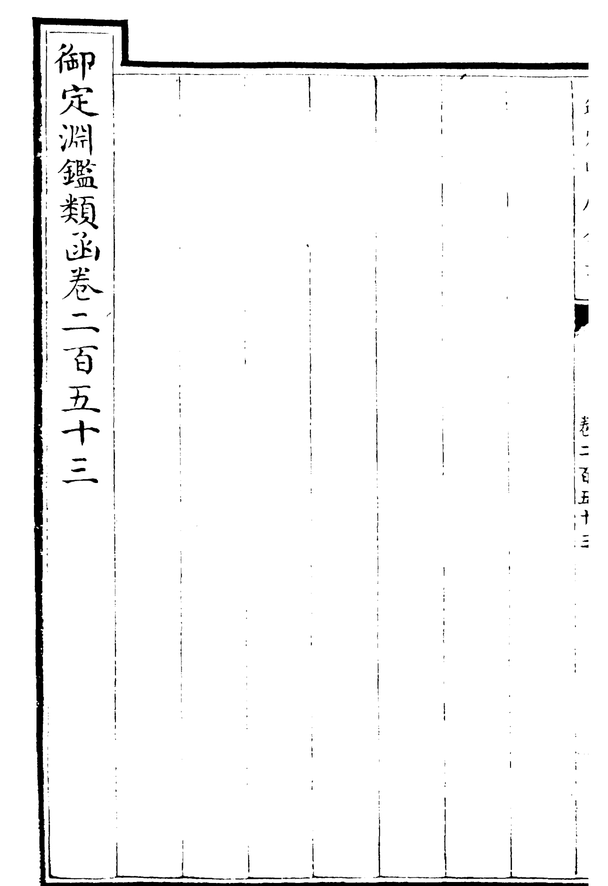
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量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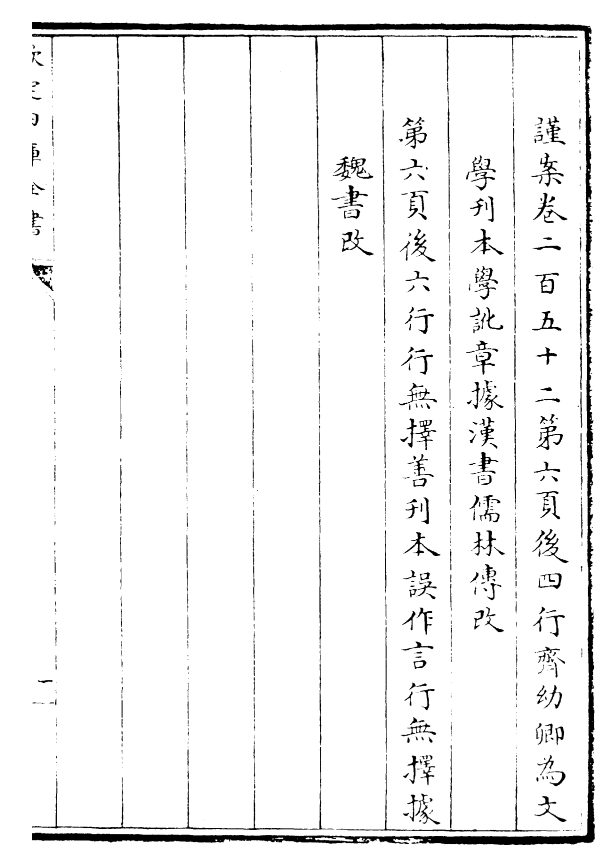
若游塵遇如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徵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買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内髦傑早綰銀黄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横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

一才則揚眉抵掌至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肩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粤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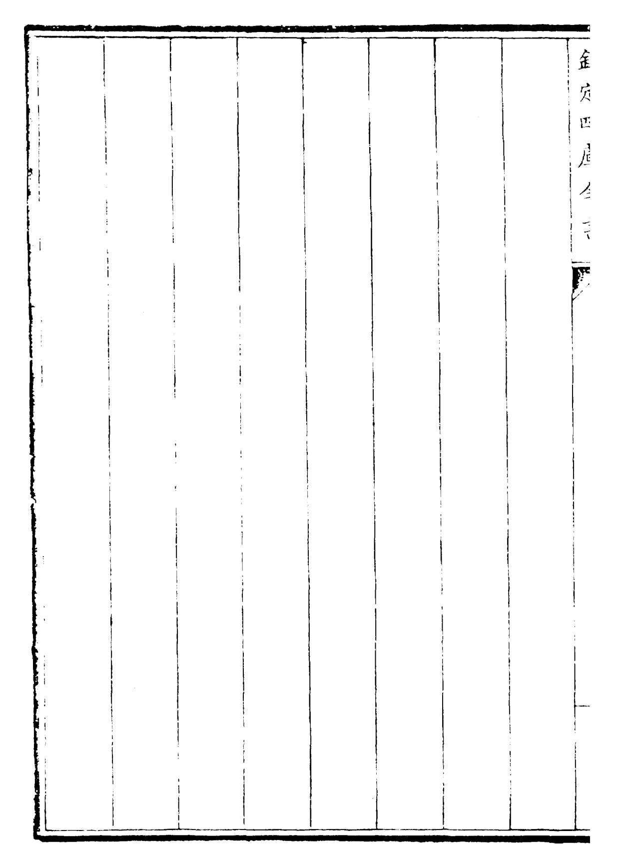
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羣噭噭然絶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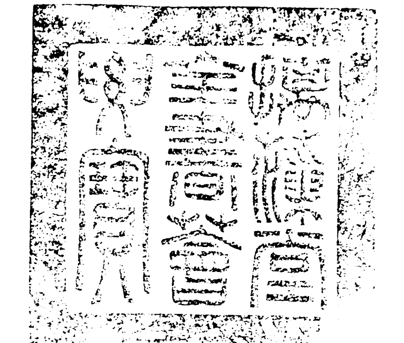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三



謹案卷二百五十二第六頁後四行齊幼卿為文學刋本學訛章據漢書儒林傳改

第六頁後六行行無擇善刋本誤作言行無擇據魏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舉人臣厲守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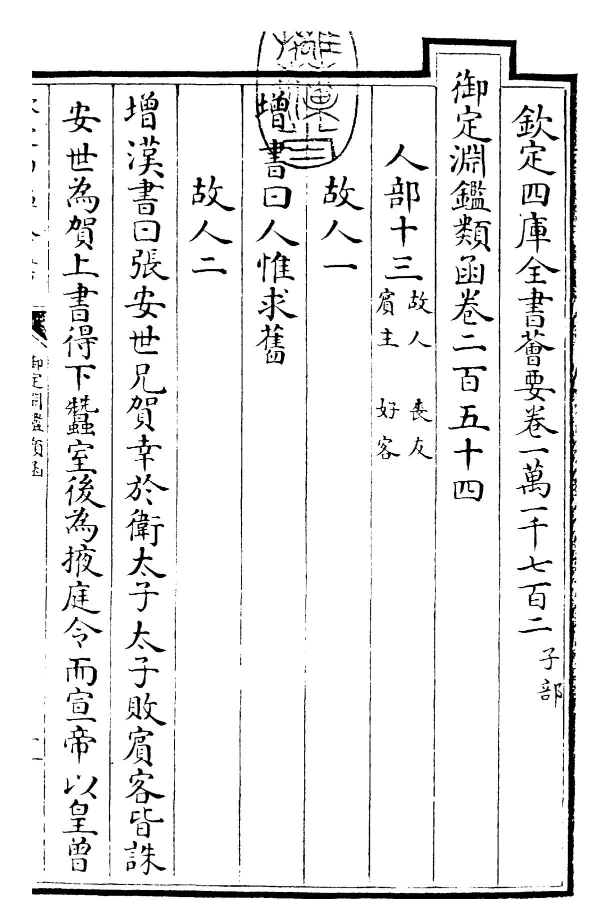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劉鳳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四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二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四

人部十三 故人 喪友 賓主 好客

故人一

增書曰人惟求舊

故人二

增漢書曰張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

孫收養掖庭賀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賀子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又少與上同席硯上追思賀恩封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内侯　漢史

曰光武引嚴光入道故舊共卧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南史

曰竟陵王誕反廣陵范義為誕司馬宋克廣陵誕與義皆伏誅蔡興宗奉㫖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

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反臣臣自葵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慙色　唐書曰唐公踐天子位多引貴臣共榻劉文靜時為納言固諫帝曰宿昔之情何可忘也　舊唐書曰唐明皇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懐貞等皎與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臥内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過非所以安之上以為然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勲封如故

故人三

增脫驂上孔子遇舊館人事詳喪友類 遺馬東觀漢記杜林與馬援同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賔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餘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 同食 共衣韓子吴起與故人期食不至終日不食故人來乃食 南史范史雲與同郡尹苞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當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雲 嫁女 授官唐書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世稱之 又曰王顒與太宗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褌為戲捋帽為歡及帝登極名其三子皆授五品官顒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官也顒曰朝貴而夕死

可矣時漢射房主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具夜卒　回車覆水

陶淵明詩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歎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杜甫詩哀哉練裙子負薪躡破履豈無故交親逝去如覆水

不忘著簪　勿遺踦屨

韓詩外傳孔子遊于少原之野聞婦人哭于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著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賈子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遺其踦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其與俱出而不與之俱返也于是楚俗無相棄者

贈以綈袍　遺之紈扇

史記范雎為秦相聞魏使須賈至雎乃微行見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綈袍贈之後雎謂賈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　古今注漢

朱買臣字翁子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亭而郡人未之知也舊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飯之脫粟　贈以生芻漢書公孫弘為丞相食故人高賀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怒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其儉詐也弘聞之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鄗長倩公孫弘之故人也贈弘生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遺之曰撲滿者以土為之蓄錢之具也有入而無出滿則撲之士有聚而不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乎

不聽求官　必與均禮唐書裴伷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伷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又曰岑文本于生平故人雖羈賤必與均禮又劉仁軌雖貴顯接故舊如布衣時

大亮懷恩　李晟篤義舊唐書隋末李大亮為賊

所獲賊帥張弼見而異之遂定交于幕下貞觀末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言于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張弼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即以弼為中郎俄遷代州都督　唐書李晟篤分義隆于故舊

奏樂享賓　賦詩送別

唐書丘和靖與高祖有舊後和靖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為引入卧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　宋史陳慥字季常元豐二年蘇東坡謫黃州至岐亭有白馬青蓋來迎乃故人陳慥也留三日賦詩而别

載入後宮　感陳陛衛

史記陳勝既王其故人傭耕者聞之乃至陳叩宮門曰吾欲見勝門令不為通勝出遮道而呼勝乃名見載歸　後漢書隗囂使馬援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見當握手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

故人四

增無失其故

檀弓孔子之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為親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喜會故人

口口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目足矣

故友舊交

宋敬則五等論商鞅欺故友李斯因舊交

泥醉釀川

鄭弘事見前交友類

稱其義烈

後漢書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後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一時稱其義烈

擢用舊交

魏志何晏遷侍中主選曹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契分愈密唐書裴寂大業中歷侍御史晉陽宫副監唐公淵雅與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

攜手笑語又曰韋表微篤故舊雖庸下必與攜手笑語

故人五

增詩唐高適逢謝偃詩曰紅顔為別久白髮始相逢惟餘昔時慮無復舊時容　又白居易傷友詩曰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棲棲雖云志氣在豈免顔色低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車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凄凄蹇驢避路立肥

馬當風嘶迴顧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惟閻任與黎　又郎士元詩曰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一官今懶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把釣竿　宋張子厚答劉子先詩曰洞霄宮裏一閒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　又劉子先謝張子厚詩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共

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曽終夕望三台

喪友一

增禮記曽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陳根也謂朞年　又曰孔子曰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又曰主人三年喪則為之再朋友虞祔而已　又曰朋友虞祔而弔退非從主人也　儀禮曰主喪禮朋友在他國袒免歸則已

注謂無主喪者當為之主每至祖時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象冠廣一寸以上歸有主則止也如幼弱則不止也　又曰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與服喪經帶檀弓羣居則經出則否不弔服也朋友有恩相為緦服即士之疑服素冠也

喪友二

增說苑曰鮑子死管子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子曰非夫子所知也吾

嘗與鮑子負販于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于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已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左傳曰孟孫死臧孫紇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孔叢子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聞諸老聃昔號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宫适五人同僚比德以賛文武及號叔死四人為服古之達禮者行之

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説言世莫可為語也

唐書曰張道源嘗與友人客游友人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屍卧達曙方哭步送喪至其鄉

喪友三

原挂劍 絶絃 綱鑑延陵季子返挂劍于徐君墓樹而去 說苑鍾子期死伯牙遂絶絃

驢鳴 車載 世說孫楚字子荊與王濟為友濟死子荊哭之曰夫子好驢鳴乃作一聲聲體俱似坐客皆笑之 後漢書任末字叔本遊京師教授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躬推車載奉德致于墓所由是知名

哀梁棟 歎山河 晉書衛玠卒謝鯤哭之慟曰棟梁折不覺哀耳 世說王戎經黃公酒壚歎曰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嵇阮亡吾為時羈絏今視之雖近邈若山河也

越界迎喪 修墓種樹 後漢書皇甫規為度遼將軍友人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迎之人告 并州刺史胡芳宜舉奏芳曰吾為朝廷愛才遂無所問 又范式張劭少為友劭死式素車白馬號哭而赴母望見曰必巨卿也式修墓種樹而去

增 善惡一人 緦麻三月

唐書權皐德輿之父大歷中卒于家韓洄王定為服朋友之喪李華為其墓表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　三輔决録游殷為胡幹所害同郡吉伯房與公休與殷同歲相善為緦麻三月

代親復讎　為周子舍

東觀漢記郅惲友人董子張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流涕視惲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悲讎不復也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　又崔琰字季珪友人公方早卒琰撫其孤恩如己子

賦詩攜酒　廢斤輟絃

北史盧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别賦詩為贈及明憶其十字云自兹一去後朝市不復游元明歎曰由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殺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　世說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殞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于鍾子推己外求良不虛也

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藴結余其亡矣却後一年支遂殞

事母撫孤　邱家嫁女 蜀志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分居事恭母如母恭子長大為之娶妻買宅產業使立門户　晉書紀瞻慎行好施老而彌篤少與陸機兄弟相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及嫁女資送同于所生

喪友四

原吾已 左傳鄭子皮卒子產哭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注云無人知已之善故曰吾已

遺愛 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鼓琴歌 莊子子桑扈孟子反琴張三人相友子桑死孔子使子貢往弔或編曲或鼓琴相和歌曰嗟來桑扈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子貢趨而問

曰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賑給朱暉事見前

增棄官收葬後漢書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銍令聞之棄官哭而收葬

尚有典刑後漢書孔融與蔡邕友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

自送南陽廣州先賢傳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隱士南陽車遂字德陽聞正令名不遠萬里徑來投正正道同志合恩如伯仲數年中遂得病正為傾家救䘏疾篤命絕殯歛之禮如同生身自送喪于南陽

迎喪營葬南史范雲好節尚奇少與領軍王畡善畡亡于官雲迎其喪還家躬為營葬

故衣一篋語林王賢江陵人明初監生與友王讓同居讓往江南以故人贈銀十兩故衣一篋託賢收之未幾賢除鹽城令讓除子陽令尋卒後十餘年賢致仕還以所寄物與讓子讓子泌不受白于官拘而與之

贖

女助喪紀典纂要于寬成化樂人友任良病死良妻嫠二女治喪寬贖還之

喪友五

原詩梁吴均傷友詩曰可憐柱樹枝懷芳君不知摧折寒山裏遂死無人窺　又任昉哭范僕射詩曰平生禮數絶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無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原賦魏王粲思友賦曰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翺翔

行遊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塲身既没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漭綠草兮羅生超長路兮透迤實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渺渺兮藏形　增

晉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竝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踈吕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于琴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凄

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遂作賦云將命適于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黄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歴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黄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于領會兮寄餘命于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絶而

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又陸機歎逝賦曰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莫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木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悟雖不悟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兹吾安取夫久常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頹瘁慜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

芒傷懐悽具多念慼貌瘁而尠歡幽情發而成緒滯思
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居充堂而衍
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
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栢悅嗟芝焚而蕙
歎茍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既覆知此
路之良難啟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毒娛情而寡
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尋平
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懐之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

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隤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于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　原梁江淹傷友賦曰泣然霑衣兮悲哀友之英秀系神緒而作氏胄靈枝而啟胄轢四代而式昌洎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譬如冬雪既華既

潔將似秋月至麗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絶

弔蕙若之暫芳慟琬琰之永缺余幼好於斯人乃神交

于一顧邈疇年之繾綣窈生平之遊遇懐愛重於素壁

結分珍於黄金拾一世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固齊術

而共徑豈異袖而同襟爾凝情於霜柏我發志於冬柱

帶瑶玉而爭光握隨珠而比麗予結誼兮梁門復從宦

兮朱藩何人徑之亟阻而天道之匪存凋碧玉之神樹

銷紫芝之靈根承遠書於江滋結深痛於爾魂

原書梁任昉與沈約書曰范僕射疾遂不救范僕淳孝
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
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
諒誠匪躬破産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客之殯則
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生平之素憑論款
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容易遇昉將莅此邦務
在遄速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别無
益離悲秪增令悵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

悲端　又弔樂永世書曰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真皎潔之操曽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淄澠自辨餘息惟存視隂無幾終始之託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宿草易滋傷恨不滅松櫝可拱悲緒無窮　又劉孝標追答劉沼書曰劉侯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藴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予者予悲其音徽未沬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

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
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譚有徵冀東
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
劍空隴有恨如何　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
親故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處
行則連輿止即接席謂百年可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
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合為一集觀其姓名
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

復道哉　唐李嶠答李清河書曰昨自歷亭路還至臨清展一慟於崔氏舉目酸咽良不可任變故幾何氣序遄革舊館荒毀殘蟬悲鳴夫情生于有情之地古人所以登峴山而淚下聽鄰笛而凄涼誠有以也亡友崔生才高位下盛年夭閼同志遽絶絃之傷有識深埋玉之恨其藻綴鮮華姿采秀舉故已久處大府呈諸水鏡可略言也所未盡者此君幼無怙恃終鮮兄弟有田一廛桑竹靡樹孀妹返室諸甥偎門移愛敬之慕以奉之假

友悌之歡以臨之貧病為感慨之資羈栖無學植之半終能抗跡泥滓高步京華交結盡一時之信文章滿談者之口亦為難矣加以重襟期敦賑施良辰美景故或自遠而至一俎一觴繼以縞紵亦無絶於時所以薄俸不貲於目前孤遺不給於身後古人稱清吏真不可為者豈徒言哉兄仁及遺簪禮縟追賻千古之下凛然獨高凡百肩寮孰不激節然其懸罄之室所費多端舊業偃師交質他族淹泊已久又頻濟施贖莊之餘颯爾復

盡令授衣附及宅穸有期合門嗷嗷靡所控告亡友卒
日惠愛在人吏甿追感道路血泣而簡書是懼賵襚莫
申夫所以惡貪饕而懲貨賄者豈不憑怙作威黍我公
道耶令則異於是積東里之仁既將萬化同盡企江西
之潤方為萬口所懸適足以重仁恩而敦教義也惟尼
實深圖之儻一言辱及羣顧獲伸豈惟崔氏獨受其賜
亦二三朋友所佩服焉幸甚

賓主一

增易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又曰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　又曰包有魚不利賔　尚書曰修五禮注吉凶軍賔嘉　洪範曰八政七曰賔　詩曰我有嘉賔鼓瑟鼓琴　又曰我有嘉賔中心貺之　又曰為賔為客獻酬交錯　又曰序賔以賢　禮記曰賔客主恭　又曰賔禮每進以讓　又曰主人親速客速召也　又曰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又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客至于寢門則主人請

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賔客　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　左傳曰諸侯賔至奠設庭燎賔至如歸　又曰周諺曰賔有禮主則擇之　周禮曰太宰以八統馭萬民八曰禮賔　又曰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二曰賔客之式　又曰六職二曰教職以懐賔客懐安也　又曰庖人掌賔客之禽獻注謂獻禽

供賔客　又曰六聯二曰賔客之聯事　又曰六儀二曰賔客之容謂矜莊也　又曰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賔客　又曰八辟二曰議賔之辟賔客有罪先議之

又曰秋官野廬氏掌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注宿息廬之屬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供飲食樹為藩蔽若有賔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相翔謂伺候將為盜者　又曰大行人掌大賔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又曰小行人掌邦國賔客之禮籍以待四方

之使者　又曰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儐相傳辭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賔主之前却得兩向之而已　又曰環人掌送迎邦國之通賔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㰌有任器則令環之　又曰凡賔客至掌客掌獻飲食享禮䀎之餐牢注餐食始至小禮也　又曰凡禮賔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灾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注殺節省其費用也　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　韓文曰魚川泳而鳥

雲飛是賔主之相得也

賔主二

增國語曰單襄公如楚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膳宰不致餼　左傳曰會於王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與王為客若之何使客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三月乃見春申君大悅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矣汗明慨然曰君之賢不如堯臣之能

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名門吏為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漢書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 後漢書曰傅賢遷廷尉賢素廉正自掌法官門無私客英雄記曰衣紹居洛陽西北陬不安通賔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見 三輔決録曰頻陽游殷字季齊初為郡功曹有童子張既者時未知名為郡書佐殷察異之敕

既過家具設賓饌　晉傳曰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
會閭王雅拜少傅廻詣雅者過半　晉書曰嵇喜為太
僕知廄騶馮陵英俊待以賓客之禮以狀表上　世說
曰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
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
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南史曰謝瞻凡晦為
宋臺右衛權遇已盛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時瞻
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退遜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

豈門戶之福耶　唐書曰王毛仲有寵於明皇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宋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

又曰李逢吉當國畏裴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人排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崔咸疾其矯舉酒讓度曰丞

相乃許所由宮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

賓主三

原吹笙 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設燎** 左傳諸侯賓至甸設庭燎賓至如歸 **就館** 左傳人曰叔弓如晉晉人曰子姑就館 又曰子產如晉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曰繕垣葺

壞垣 牆以待賓客今吾子壞之其若異客何

增貴賓 **上客** 上崔道固事見庶丗類魏畧

劉備屯於樊城諸葛亮見備備以諸生待之備性好結毦時適有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曰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投毦而起以上賓之禮待之

浮湛 率素 漢書

陳遵與賓客晝夜呼號酒肉相屬嘗謂張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樂顧不優耶　晉傳陸納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惟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徐曰明公可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餘瀝溫及賓客歎其率素

過舍　造門　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素與臨邛令王吉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可來過我舍于是相如往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　漢書張揩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

連榻　臥牀　世說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乃連榻而坐羊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耶遂不坐而去　魏志許汜與劉備並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

客主意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所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惡賓 **殘客**

上公孫弘事見故人類 梁書張纘字伯緒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纘者輙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去事驃騎 **命歌驪駒**

漢書大將軍青退歸驃騎去病日貴青門下客多去事驃騎輙得官爵惟任安不去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徵為博士既至諸博士持酒肉勞之博士江公心嫉式命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狗曲也式曰恥為豎子所辱遂免歸

東道主 **西都賓**

左傳鄭伯謂秦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西

都賦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

雲聚禹廷　星占荀里

尚書大傳舜為賓客禹為主人于是卿雲聚後人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下陳寔荀淑事見父子類

投刺攝齊

蘇州志通賢橋東有吳丞相顧雍宅自雍至孟名著四代常居此宅門無雜客投刺攝齊者皆一時英俊

拂筵整帶

南史孔休源到都寓於少府孔登宅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以為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待休源及至今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餽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

食分三客　名重五侯

列士傳孟嘗君食客三千人所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人馮煖經冬無袴面有饑色願得上厨　漢書樓護字君卿為人短小精辨聽之者皆竦然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

主客相

忘

賓朋分校

襄陽記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南史何思澄字元靜少勤學工文重交結入華林園撰遍略分書與諸賓朋校定

北道主人　東門嘉客

後漢書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于鉅鹿請從擊邯鄲　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　郭子桓大司馬病篤謝公省病從東門入桓遥矚而歎曰吾門中久不復見如此客

門無雜客　座有嘉賓

宋書曰蔡槩字景倩陳郡人閑默寡言善吟諷獨酌園庭以自適居負南郭時策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士見過不過一兩人　梁書何敬容為尚書令左丞參掌佐史以妾弟事免職後起加侍中賓客門生喧譁如故冀其復用

會稽謝郁致書戒之

康衢長者 尹文子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人以寔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涿郡中郎 蜀志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先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共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

窗中窺容 門下延賓 列女傳漢中楊子拒妻字大英子仲珍有高名常請客毋盛為供具從窗中窺客麗譲之曰吾視汝所交皆不及己此自損之道也後歲餘復請客皆耆德秀士毋觀之喜曰無憂矣 吾傳王稚既貴幸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稚善應接傾心禮之

玳簪珠履 紫轂緇軿 史記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黄歇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誇楚為玳瑁簪刀劔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三千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後漢書表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歸

附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紫轂緇軿填接巷陌

盈門數千客

作書二十篇

史記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天中記尸子晉人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未嘗不與佼規商君被刑恐併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言道德仁義之記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館賓辟為官屬

館以下僚

漢書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館舍儲偫　南史謝方明為會稽太守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謂方明曰長瑜當令仲宣而館以下賓之食尊既不能貴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

欲陪太祝

將愧龍圖

閒見錄富鄭公之父甚貧客呂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有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供給

甚厚後鄭公果兩入相云　世說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常為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兆而滕方年少往往潛出狎遊縱飲范公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以俟意將愧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滕畧無慚愧長揖問曰公所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走入

慇懃警客

高曠愛才

青瑣集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牆出娼家公知之作種竹詩以警之曰慇懃洗滌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牆客自愧作詩曰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為枝狂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　世說錢文僖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于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

豹隱名堂

雁聲寄詠

宋趙平叔客漣水軍郡守名至門下數年

平叔以館職守漣水後守以所居為豹隱堂石曼卿有詩云熊飛清渭逢何暮龍卧南陽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郡守蔚然只在立談間　王奇謀有聲場屋為李文定客文定薨章聖臨奠屏間有詩云雁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愛之即召見占對稱旨特許赴殿試謝詩云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賓主四

增賓以特牲　左傳賓以特牲晉悼公救災之道

原趙孟為客　左傳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注座所尊也趙武謚文子

臧紇為客　左傳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以為上客　漢書蒯通見曹相國曰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以為上客

增將軍揖客　漢書大將軍衛青既益尊姊為

皇后然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

自安舊節又曰成都侯王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惟樓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名賓客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唯護獨東向正坐謂邑曰公子貴如何

質疑問事又曰張竦免官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經書而已

君嗣疲蜀志張裔字君嗣為諸葛亮長史北詣亮諮事送車數百輛與親故書曰晝夜接賓客人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辟後聽之世說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辟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大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此客逼人晉書謝安弱冠詣王濛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

有此客不 世說謝安造桓溫溫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此客不

此客嗷名 又曰右軍詣晉簡文顧語孫興公曰此嗷名客簡文曰天下自有利齒兒

不衣自煖 齊書謝超宗坐公事免詣公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欣抃為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黃門郎

芳林十哲 摭言郭薰者與丞相于都尉向為硯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復綰財賦薰不能避譏嫌兩樂為夜半客咸通中薰及沈雲翔等十人皆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

廊廟之人 聞見錄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館于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曰范君廊廟人也後簡肅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及道吾歸得一偉人耳

自題客舍 彙纂蔣欽

緒歴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耶久之琬與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具等

賔主五

原賦魏陳思王曹植娯賔賦曰遂衎賔而高會兮丹幃煌以四張辨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其妙説兮飛翰墨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兮總聖賢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德芬芳其若蘭揚仁德於白屋兮踰周公之棄餐聽仁風以忘憂兮美酒清而肴乾

增書梁謝郁戒何敬容書曰君侯已得瞻望多士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慚甚休甚休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絶賔客獨交黨援卒無後福終詒前禍人人所以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恵懐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君侯豈能鑒焉　唐李嶠上高長丈書曽越嚴序敬趨下風布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騣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乏處囊之地

增論漢王符潛夫論曰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隙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客猶若此況乎生貧賤者哉

唐李德裕賔客論曰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

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惟周公則可葢稟上聖之資邪不能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賔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心腹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黄白未害

為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網之疎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下切齒衛霍改節則賔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接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幾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

奪之勢具食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賔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賔客亦何益於謀議哉況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游相門與栁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

相往來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賔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閤謝絶賔客則朝廷靜矣

好客一

增史記曰鄒衍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賔主之禮適趙趙平原君側行襒席適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宫身往師之　又曰魏有隱士侯

嬴為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賔客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座不讓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晉書曰阮籍云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隂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　漢書曰灌夫謂田蚡曰將軍幸喜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　南史曰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與其宴者號龍門游

好客二 賓客謁見附

原置驛 開閤 史記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沐常置驛長安四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戒門下客至亡貴賤無留門執賓主之禮以貴下人 白帖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閤延賓客公孫賀劉屈髦壞為馬廐奴婢室也

倒屣迎 投轄飲 後漢書蔡邕倒屣迎王粲 漢書陳遵與人大飲酒賓客滿座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出

遺鯉魚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有車馬 古詩門有車馬客

歌魚 登龍 戰國策馮驩在孟嘗君門下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聞之乃與魚 後漢書李膺風裁高峻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增 率素 豐華 上陸納事見前賓客類 世說羊曼拜丹陽尹客來

早者竝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以固之豐華不及旻之真率

連榻坐客

埽逕接賓 上杜預事見賓主類　天寶遺事王仁裕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埽雪開徑迎接賓客至所居處宴飲謂之煖寒會

弟兄劇飲

賓從獻酬 合璧事類陽城拜諫議大夫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　南史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惟飾臺池

喜延賓客 唐書牛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娛樂　新唐書畢坰喜賓客未嘗以有無計

合五侯鯖

為十人饌 西京雜記漢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樓護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傳五侯鯖　宋書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

泛江置酒

至府設筵 南史孫瑒字德璉頗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賓客填門軒蓋不絶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國史補德宗非時拜吳湊為京兆尹便令赴任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辦

使其食客 目為豪友 史記呂不韋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食客人人著其所聞集論曰呂氏春秋 天寶遺事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延納四方名士競相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科場文士亦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為豪友

原捧銅盤而盟平原之賓二十 躡珠履而會春申之客三千 綱鑑毛遂在十九人末與楚王盟後

呼十九人上盟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遂為上客　下春申君事見前賓客謁見

屣履命駕　世說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有貨得雁門太守者謁規臥不起有頃白王符在門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南史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夕作名刺一束晚便命駕朝賢無不與狎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刺必盡

懷刺　禰衡

彭羕登牀　本傳禰衡來遊許下陰懷一刺既無所適刺字遂滅　蜀志彭羕見龎統統非羕故舊又值有賓客羕徑上統牀臥曰須賓客罷與卿談賓罷請食然後語統大奇之

好客三

原一沐三握　綱鑑周公下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三分二供　白帖

管仲念國用三分二在賓客注謂二以供賓客也一在國

增以禮交之 史記魏公子信陵君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讓之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漿酒藿肉 鮑宣傳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

恒滿坐 後漢書孔融為大中大夫性寬少忌誘掖後進常歎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開門待客 華陽國志任熙字伯遠開門待賓客朝無少長必有供膳

肉山酒海 見曹植與吳質書

中廚豐膳 見曹植娛賓賦

終宴不疲 見曹植公讌詩

周覽不倦 吳志諸葛融每延賓高會輒問賓客所能乃合捐促席選對博奕或樗蒱投壺弓彈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覽不倦也

座無空席 晉書王渾為樂安將軍鎮壽陽時闗人新附渾撫循羈旅虛懷接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謁士皆悅附焉

開筵以待又曰車胤字武子風姿美幼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胤既博學多聞又善于激賞當時每有盛坐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游集之日開筵以待之也

別陳異饌周書長孫澄字士亮操履清約家無餘財惟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常恐座客請歸每敕中厨別進異饌留之

薄待賓客居家

拂坐世說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　南史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席去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麥飯葱菜

濁酒素箏

後漢書井丹字大春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皆好賓客更請丹不至新息侯陰就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而至侯故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却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　世

說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濁酒素箏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內厨外膳　上公孫弘事見前故人類

粟飯菜葅　宋書宗慤孝建中屢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惟設麥飯菜葅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慤長史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謝賓客　原翟尉

署門　屈氂壞閣　漢書翟公為廷尉賓客交集後免門可張雀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至翟公乃署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詳上開閣

主父無入　將軍不招　史記主父偃為齊相至齊散五百金與昆弟賓客數之曰我貧時昆弟不能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與諸君絕矣無復

入優之門 漢書蘇建責大將軍衛青不招賢青曰招賢絀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職而已何招士大夫哉

增門客盡衰 座賓復至 漢書灌夫家居賓客益衰及竇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而去 史記廉頗失勢客盡去及後用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進無勢則去此固其理又何怨焉

秦王下令 徵士

題詞 通鑑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行且上書秦乃除逐客之令 陶淵明歸去來辭請息交以絕游

戒勿脩殽 自甘居野 東觀漢記崔瑗好士愛賓客盛脩殽膳殫盡滋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幷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為諸子所嗤也 唐書蕭俛位宰相性簡潔以聲利為污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見以為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

謝勿與通　避不出見台辟尉遲恭晚節謝賓客不與通　李景懷本傳景懷清泰寡欲門無雜賓李涿罷淅西以同里訪之避不出見

好客四

增詩魏曹植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飆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又王粲公讌詩曰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徹蒸暑清雲却

炎暉高臥君子堂竝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增書魏曹植與吳質書曰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

鳳覿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盻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為肉傾北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濵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髙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四